

# 從「藏獨」、「疆獨」與「台獨」 談中國週邊安全問題

邱延正\*

中國隨著經濟實力快速成長，相應的國防武力近年來也快速擴張，傳統上能危及中國政權的不外乎內憂外患，在當前外部國際情勢相對穩定的情形下，台海局勢也因國民黨重新執政而無立即動武的必要，維持中國政權的主要挑戰來自內部。然長期以來，中國與諸多鄰國接壤，在地緣關係上除了邊界與領土的爭議時而發生外，「藏獨」、「疆獨」、與「台獨」的問題亦為中國政府所重視。尤其今年以來，中國對藏獨與疆獨活動的鎮壓處置，亦受到國際間的關注，中國在此和平發展之際，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所引發的週邊安全問題？實為世人所關切。

## 中國的地緣環境概述

中國大陸認為「東急西重」，是當今中國安全環境的特點。「東」，關乎發展；「西」，關乎生存。在「東」的方面，是指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美日「新防衛合作計畫」，以及美菲「部隊往來協議」，就像一道鎖鏈把中國封鎖在內陸，特別是兩岸關係尚未有妥善解決之跡象，此其中

具有關鍵性影響地位者即為美國；在「西」的方面，則是指西藏和新疆，是進入中亞、中東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區之一，西藏在西方戰略上有著隔離中國力量接近世界地緣、能源中心的作用。

對中國大陸而言，新疆與西藏如果分裂（離），將會使位於中國腹地的高科技重工業曝露於前沿地帶，並使中國失去政治經濟縱深發展的空間。更為危險的是，在東部地區水資源日益枯竭的情況下，失去中國兩江之源的西藏（及青海）地區，無疑將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產生災難性的影響。此其中具有關鍵性影響地位者即為俄羅斯、印度和中亞五國，特別是俄羅斯對中國的政策與作為。

## 「藏獨」、「疆獨」與「台獨」的發展背景與地緣關係

### 一、在「藏獨」方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誓言要解放蒙、藏、瓊、台等地，而當時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即現在達賴）所領導的政府曾派特使欲與北京和談，但北京要求先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份才與其

\* 作者現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會談，因此和談未能展開。之後解放軍大敗藏軍直入西藏，當時的班禪喇嘛比較傾向於留在中國架構內，因此中國於1951年與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定》。之後中國的文革與大躍進因與西藏文化衝突激烈，而中國當局並未履行西藏自治的協定，因此於1959年引發西藏暴動，當時毛澤東下令鎮壓，於是達賴喇嘛與其支持者翻過喜馬拉雅山，進駐印度的北部達蘭薩拉（Dharamsala，意為休息室），建立西藏流亡政府。2009年3月即為「中共西藏抗暴」與「達賴流亡」50週年，由於自去（2008）年北京奧運開始前迄今，藏民一直處於浮動的狀態，為防止事端擴大，中國業已下令直至4月1日前不得受理、接待前往西藏的外籍遊客，整個3月西藏處於「外賓止步」狀態，亦可見西藏情勢的緊繃。

## 二、在「疆獨」方面

新疆獨立運動起因於宗教與種族因素。「新疆」一詞，在1854至1858年間，清廷將該地區重新命名為「新疆」（取其「新的疆域」之意）。中原政權對新疆的控制肇始於乾隆朝，直至中共入主新疆之前，新疆的「獨立」運動從未成過什麼氣候。「疆獨」成為當局正視的一股勢力，大概始自90年代。

新疆今年的「七五事件」造成烏魯木齊一百多人喪生的流血事件。事發之後，北京將問題片面歸咎「境外敵對勢力」熱比婭獨集體的煽動，西方社會則習慣性地譴責中共對少數民族的高壓統治和血腥鎮壓；然而，兩者其實均忽略了諸多事實，無助認清問題。「七五事件」

和去年的西藏騷動本質並不相同，前者有廣東漢維衝突的導火線，後者則是藏族內部藉用京奧發起抗議。然而，兩者其實存在一個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疆、藏經濟近年大量受到漢人控制，少數民族的經濟處境惡化，相對剝奪感日益強烈。從這個觀點看，北京僅以「懷柔」為主的民族政策，似已到了難以為繼的時候。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頭之一應是中共政府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移民。歸納起來，維族人的不滿的原因是：不斷讓漢人大規模遷到他們的家園裡來、將他們的生存之地當作核子試驗基地、將他們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漢人那裡。最近30年，中國當局面對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問題，其實始終無能為力，左支右絀。

## 三、在「台獨」方面

中國大陸絕對無法接受台灣獨立。這不僅是領土和歷史的理由，而且是現實戰略和國家前途的理由。如果接受台獨，則意味著中國將失去對台灣海峽（中國內海）以及周邊太平洋海道的控制能力和全部地緣戰略優勢。

而且「台獨」並不是最終狀態。台灣經濟實際是一種半依附於美國及日本的次生型經濟。「獨立」後的台灣在經濟政治軍事上若不直接投靠美、日或尋求美日聯合保護，即難以生存下去。前者意味著美國邊疆由夏威夷推進到東海，後者意味著日本的戰略性南進。日本的島鏈將迅速由日本列島、琉球列島推進到台灣，從而形成環外海包圍而有鯨吞中

國大陸之虞。同時聽任「台獨」，亦即意味著為「港獨」、「疆獨」、「藏獨」、「滿獨」和「蒙獨」開啓大門，中國國家政權會由此一步一步地陷入全面的邊疆和政治危機。因此，面對「台獨」局面，中國國家政權決無任何後退或迴避的可能，祇有挺身迎戰。

中國在八〇年代之前的四次重大對外戰爭——抗美援朝戰爭（1950-1953年）、中印邊境戰爭（1962年）、中蘇珍寶島衝突（1969年）及懲越戰爭（1979年），地緣政治的因素都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到了鄧小平、江澤民時期，體察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改採「改革開放」，推動「大國外交」也都是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由於中國大陸的地緣位置，三面為陸地包圍，一面向海。在這樣的地緣環境之下，中國如果想硬碰硬的突破地緣政治困境，建立其大國強權地位確實是十分困難。因此，與四周鄰國的睦鄰外交在中國歷來的外交戰略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中國認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升都需要一個和平的、友好的、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國只有在周邊環境和平安定的情況之下，才可以把勢力伸向更廣大的區域，進而經營有利於中國崛起的多極化國際環境。

### 三獨與中國的週邊安全問題

近年來，中國與鄰國連續發生了一些摩擦和糾紛，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印度數次向有爭議的邊界地區增兵，加速向該地區移

民；在南中國海，越南、菲律賓等國不斷試圖採取各種措施宣示其對所佔領島礁的「主權」，並在島礁上興建設施，強化佔領。中澳關係也由於中鋁收購力拓公司的失敗、力拓公司上海辦事處工作人員侵犯中國公司商業機密，以及澳大利亞不顧中方反對，向「疆獨」份子熱比婭發放簽證等事件，連續出現波折。有關釣魚台問題，雖然中國與我國均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加以解決，但日本亦不斷採取各種手段，試圖強化對該島的實際佔領。

當然，理解中國的安全環境，絕不能忽略美國這個因素。美國在東亞地區，存在著一個同盟體系。中國週邊的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都是美國的盟國，此外，美國與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等保持著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特別是，美日同盟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針對中國的。美國的戰略是維持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排除任何一個大國對美國領導地位可能發起的挑戰。因此，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始終有著防範的一面，試圖牽制中國的崛起。判斷中國的週邊環境，美國的影響是一個始終不能忽視的因素，並且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然而，就三獨問題來說，中國則是其為近期週邊安全問題的重點。因為這些問題涉及到中國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藏獨」、「疆獨」以及「台獨」等聲音對於中國而言不僅僅是地方獨立力量，而是直接挑戰中國一黨專政的「分裂勢力」，而所謂「國內」分裂勢力的處理排序當然先於「國外」的「分裂勢力」，也

因此即便中國對於南中國海與東中國海等領土爭議地區並未有退讓跡象，仍希望先擱置主權爭議，並以維持經濟發展與處理國內問題為優先。

上述的「藏獨」與「疆獨」對中國而言又代表了不同的涵義，由於中國與印度在過去便曾因邊境劃分問題而發生中印戰爭，又為了爭奪印度洋的主導地位而隱含敵意，西藏介於中印邊境上，中國卻無法寄望與印度一同打擊藏獨的勢力，反而擔心印度藉由藏獨威脅中國的西南邊境，再者藏獨由於發展時期長遠，達賴喇嘛又為國際知名人士，藏獨的訴求與血淚廣為國際所知並得到許多國際上的聲援，因此中國對於西藏問題的處理往往受到國際人權與宗教組織的高度關注。

疆獨則沒有上述邊境敵國問題，國際上也較不為人知，不過主要的差異在於新疆其中的種族與宗教對中國而言是另類的危機。首先，維人不像藏人，維吾爾族不僅在新疆擁有大量人口，更散佈在中亞各國，對於維吾爾族的過分打壓恐將引發中亞各國對於中國的不滿。

因此我們可以說新疆的維族以及伊斯蘭勢力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是一種挑戰，然而卻不能如同鎮壓西藏一般的明目張膽，中國一方面藉由反恐堵住國際上對於鎮壓疆獨所牽涉到的人權議題，二方面又要展現對境內伊斯蘭社群的包容，來達到與中東國家交往的真正目的，如果先前的新疆事件對中國來說在國際上背負了侵害人權的罪名，那麼這次新疆事件將使中國政府長期在西北經營的戰略破功，未來中國是否還能利用

反恐等藉口打壓新疆人士將成為國際人權問題，伊斯蘭世界的反應也引人玩味。

## 政策建議

台灣特殊的地緣戰略地位，對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區域安全，扮演維持區域戰略平衡的角色。台灣在既有地緣戰略重要性基礎下，在複雜的國際關係與區域安全環境裏，面對美、中國家戰略競逐、中共綜合國力崛起、東亞安全環境變遷、台灣內部問題隱憂及全球化影響等內、外在安全環境威脅的新挑戰，台灣應提出具體且能落實的因應策略，以確保台灣特殊地緣戰略的優勢。

- 一、確保國家安全的政治策略。建立一致對外的國家認同，避免統獨之爭，發展穩定和平的兩岸關係。
- 二、發展合作雙贏的經濟策略。調整台灣在兩岸經貿佈局，迎合區域經濟發展的潮流，以優勢創新產業再創經濟高峰。
- 三、建立國家安全的軍事戰略。發展嚇阻性的戰略思維，落實前瞻性的戰略規劃，建立台海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 四、我國政府應審慎面對新疆與西藏問題，避免做過度的解讀與政治性的操作。